

● 任存弼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夫人們

FURENMEN FURENMEN FURENMEN

● 任存弼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夫人们

FURENMEN FURENMEN FURENMEN

夫 人 们

任存弼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375 字数：263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0612—8

I · 590 定价6.50元

在《夫人们》背后

(代序)

燕治国

存弼学兄写信来，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夫人们》作序。读罢信，我感到十分奇怪，心想他实在应该找一位名人去。即如省作家协会所在的南华门东四条，便有名人们挤满了一条胡同。存弼经常来，少说也认得其中五七八位，他何以竟点到我的头上呢？

只是由于对存弼的了解，我才没有贸然代他请人去。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存弼屡经坎坷，又在一家报社供职多年，他的举止言行，自是慎而又慎的。于是静思默想，便觉悟到了存弼的一片苦心。

存弼和我同生在晋西北一个偏远的小县里。他早我一年入学，书读至高中时，因为他的聪颖和刻苦，曾经在校园里有过小小的名气。那时候山区教育还不甚发达，我们所在的巡镇中学，每年从河曲、保德、偏关三个县招收三五十名青皮后生，由一批五十年代发落到山沟里的读书人加以调教。原想着能教会打算盘，能教会算产量或日后能给小学生上课就满不错了；不料老校长心比天高，把一伙城市里打下去的背时鬼领导得热火朝天，竟至于呕心沥血要把我们送到山外

面的世界去。果然就有了成效。小小一个山旮旯中学，每年高考时竟然名列全区榜首，眼见着一批批土眉土眼的年轻人，肩扛了行李，穿着坚固的实纳底鞋，坐着汽车走了，坐着火车走了。

存弼是他们班里的佼佼者。他发誓攻读文科，把王力先生的四大本《古代汉语》读得滚瓜流水一般。学校里黑板报上，经常能读到他的诗文。诗写得潇洒流畅，了无当时时髦的标语口号，因此不久就犯规犯忌，好生挨了一顿批评。

只是存弼年轻气盛，依然昂扬了他装满诗文的脑袋，依然戴着他那副黑框廉价眼镜，依然抿了嘴唇，依然憧憬着美妙的梦境。

一九六五年夏季，存弼志得意满地走进考场。考场出来，他耐心地给他们班的同学讲解考题。仿佛那题是他出的，仿佛他有通天的本领，仿佛他就要跨进大学的校门了。

之后一个月，经常见存弼到学校里来。或借书，或向老师请教。慢慢他便不来了。后来才知道，那一年高考特别容易，他们班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几位考到北京去了，好几位考到外省去了，剩下的都到了太原。

还剩下一位存弼君，永远也接不到一九六五年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

原因是他出身不好，还因为他写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诗文……

存弼便从校园里消逝了。我们正忙着准备来年的高考，也无暇去想存弼的心境如何。有时在校外读俄语，偶尔见生产队社员任存弼荷锄挑担往地里走去。从前面看，能瞥见他杂乱的头发和失神的目光；从后面看，是一柄长长的旱烟

袋，依稀有太阳光在他的脊背上胡乱划出来地主子弟的字样。

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紧紧，地主在农村属管制之列。人们正瞪大眼睛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四清”运动早已如火如荼，万门大炮已经瞄准了《海瑞罢官》和“三家村”……

再见存弼，已经是70年代了。我先回农村，后当民工，又到一个煤矿充任了几天过磅员，然后回到县城机关“以工代干”，娶妻生子，人们说我命运挺不错。

在一次下乡时，我见到存弼。他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变成一位半大老汉。脸上的皱纹里，夹杂了山沟里的泥土和草梗。他用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招待我，腰已然是佝偻了。

我才知道他经受了多少折磨，我才知道他还在悄悄地写小说。

那一天我们躺在向阳的山坡上，一任山风把泥沙拱到身上来。田野里是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树和叫不来名字的各色茅草。不时有蚂蚁和蜥蜴钻到裤腿里，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

临别时，我们相对无言。抬眼望去，黄河水默默地往前流淌，河对岸陕北的村舍，已经隐进一片暮色中去了。

一九七七年，我悄然离开家乡，借调在省作协《汾水》编辑部。立足未稳，存弼便跛着一条腿，披着一领老羊皮袄找来了。他说他要考大学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说去球吧你已经三十出头了，你要有心劲不妨辅导你的孩子明年来考。他扬起头恶狠狠地盯住我说，我等了十几年，等的就是这一天。

几场考试下来，他说题容易得就象哄娃娃一样。夜晚他盖了老羊皮袄和我匀给他的褥子睡觉，把一支破桌子压得咯

吱咯吱地响。睡一会儿起来抓几枚硬币打卦，祈求老天念在他母亲是我们河曲县最早的女党员，1941年就加入地下党，当过大行政村的妇救会长，办过红色交通站，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份上，再不要说他是地主子弟了。就是他犯了罪，有这十几年也该期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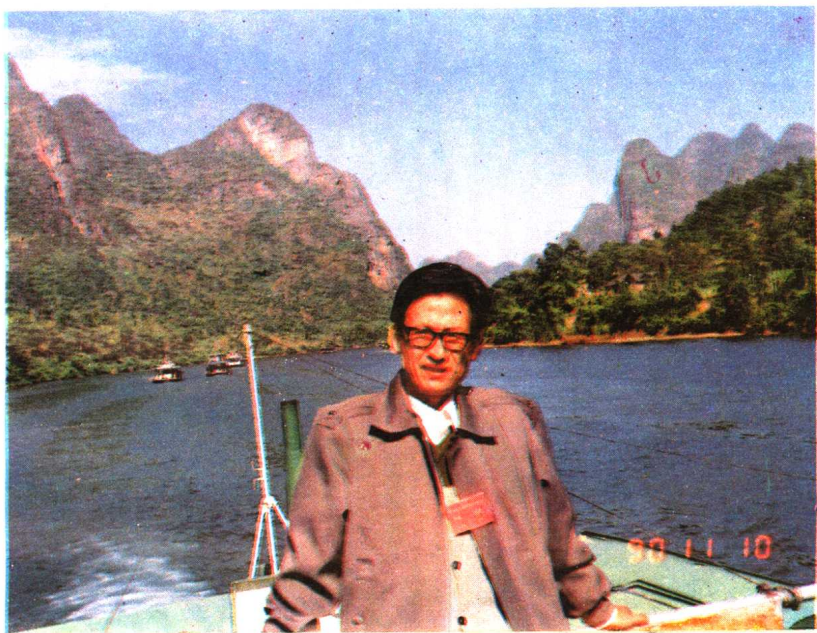
第二年春天，他接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和我告别时，他说要补回这十几年丢掉的时间，他说他还要写小说，他还说他老爹在队里干活，一天能赚几分工。只要全家人有了口粮，只要大人娃娃饿不死，往后甚的事情也好办。

他读书去了。或者是为了求得知识，或者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听人说，他们班里七老八少，年纪小的同学喊他任大叔或任老师，年纪大点的，则尊称他为老任。老任白天上课，晚上辅导附近的中学生。有时还把太原的鞋底鞋垫贩回老家去，赚点蝇头小利补贴家用。听说他的妻子蓬头垢面拚命赚工分抚养老人丈夫和三个孩子，还听说老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领破皮袄不能离身……

好在都过去了。

而今，存弼于采编新闻之外，又成就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作为老乡，我读他的文字自然倍感亲切。二十年来的酸甜苦辣，俱都熔铸到书中去，对存弼也是一种安慰。作为学友，他的点滴成功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作为同行，我又为他对文学事业矢志不渝的挚爱所感动。“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存弼在走过了蜿蜒曲折的小道之后，终于到达了他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一方圣土。

至于收到集子里的小说，已经赫然摆在面前，其得失成败，应该留给读者评说，无须我来絮叨了。



作者近影

任存弼,1947年出生于山西省河曲县。1965年高中毕业后,屡经坎坷;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现任《忻州日报》副总编辑。1973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诗歌、戏剧、散文、杂文、小说等均曾涉足,及今已发表各个门类的作品数十万言。现为作协山西分会会员。

目 录

在《夫人们》背后（代序）	燕治国（1）
干姊妹	（1）
夫人们	（14）
我的谜一般的奶妈	（31）
婚礼	（44）
爱的力量	（64）
母亲的心	（92）
潮流	（116）
打“抹子”的人	（134）
高粱书记	（148）
背时货	（159）
老局长	（170）
自留地的故事	（186）
全师傅	（197）
四月的冰	（208）
心病	（219）
赵大夫的新生	（231）
求神记	（242）
不侦自破的案件	（255）

单刀赴会	(266)
黄灯过后	(273)
关于WTGR—12型 综合智力测试仪的报道	(280)
故里人九题	(291)
村盖子 (故里人之十)	(327)
田渊外传 (故里人之十一)	(346)
三家村轶事 (故里人之十二)	(357)
后记	(383)

干 姊 妹

每当东山背后露出一抹桔红，我们的小镇就开始躁动了。最先出发的当然是荷锄挑担到田里打早工的“庄户人”；紧接着便是提兜挎包到外地开会、出差的“工作人”；再呢，是喊着“一二三四”出早操的“念书人”；还有呢，可就是出来甩腿撘胳膊的“好活人”了。这些“好活人”中，有的是退休老干部，他们只做个跑的架势，充其量不过是蹭蹭而已。这种人不多。最多的是在镇上塑料厂、地毯厂上班的女工。她们的年纪大都不超过四十岁，最小的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够年龄而尚未出阁的姑娘们是绝对不出来的）。她们的头发是土法自烫的，蓬蓬松松；脸倒是没忘擦一把，有的似乎还扑了点粉；裤子呢，睡觉前叠好，在枕头底下整整压了一夜，裤缝缝笔管儿一般直；也没忘穿那双从外地捎回来的半高跟鞋。这能跑吗？也难说，最多能算“颠”吧：沉甸甸的胸部上下颠动着，鼓囊囊的臀部左右颠动着，鸡窝似的脑袋则是前后颠动着。这茬人最惹眼，亦最难为人理解。公路两边干活的庄户人就想不通：就说她们不担水、不垫圈、不筛草、不拣料吧，总不能不倒尿盆、不叠铺盖、不拾柴打炭、不烧火做饭吧？莫非那些活也全是她们的“爱人”干？这号女人要她们干甚哩！就为让她们一打早到这公

路上颠来吗？疯来吗？野来吗？那算什么锻炼！再说，身体还用专门锻炼吗？干点活不就全有了？尽是做给人看的。这号婆姨，呀呀呸！

每天这个时候，塑料厂女工兰兰总是甩打着滚圆的路膊，踢蹬着挂了掌的高跟皮凉鞋，摇头摆尾，搔首弄姿，嘴里哼着“拉西拉西梭拉——刀”的歌谱谱，结束了早晨的“功课”，拐向回镇上的岔路。每次走到这儿，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胸脯也随着挺得更高，雄赳赳、气昂昂的，险些儿“跨过鸭绿江”。好在那随风飘来的“诬蔑不实之词”与不文明到家的“呀呀呸”声，她已听惯，不屑一顾了。同他们这些土牛木马能一般见识吗？哼！

可是，兰兰今天这是咋啦？她那永驻面颜的得意之色无端地消隐了，甩打路膊的幅度没来由地缩小了，嘴里也不再哼那“拉西拉西”的歌谱谱；代之而起的是惶惑不定的神色，规矩了许多的甩腿踢脚和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

原来，我们的兰兰最近很不得意，好象老天专和她过不去似的，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她的爱人被免去了公社团委书记，据说是因为属于三种人。兰兰只晓得世上有男人和女人，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人！这也罢了。厂里的老书记，疼她护她的老书记，最近也离休了，新厂长出了个新章程，要对全厂职工进行考试，不及格的还要怎样怎样哩。这可如何是好？自打进厂以来，她一直在厂办公室搞政工。据那些心灵不美的女工们背后嚼舌根说，她那“政工”全名叫“枕头上的功夫”。真是诬人清白！真该给她们定个“恶攻罪”！嫉妒什么？你们不想吗？是想不上呀！转正还没五年，就把十五年工龄的老工人挤掉，长了工资，靠的是甚？

“贡献”嘛！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哟，看眼下这势头，兰兰的日子还真不好过呢，她很着急，如滚油浇心，往日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不知跑哪去了。

迎面来的那是谁？莲莲！真是冤家路窄。怎么总在这儿遇见她？这作息时间以后得改，得错开点。要 说 吧，有 甚 哩？她能把我的甚碰破？可遇见她总有点不舒服。唉，好没来由，各是各的命相，各有各的本事嘛，这能怪谁？她要听上我的，还能落到这步田地？不比我漂亮，还是不如我聪明？死心眼一条就把她害苦了。你看她，甚时代啦，还提着瓦罐送饭哩，也不怕丢人。再穷吧，买不起个饭盒？还能老演《兄妹开荒》？瞧那脸，让风吹日晒得又黑又红，又粗又糙，多老相！看那双手，一洗匙碗一着风，定准那样，还想粉嫩？做梦罢！扛着锄，锄钩上还要挂个破红柳篮子，图甚哩？穿扮寒伧吧，为甚还要把裤管挽起哩？唉，真没治！

当年，莲莲和兰兰是小镇上一对花枝般的姑娘。同年同月生，一个时辰出娘肚，房挨房住。八岁念书，坐一条板凳；十六岁遇上革文化命，一起失了学，回村学大寨，入组织（红卫兵），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起举着红宝书，跳“造反有理”的跺脚舞。两人形影不离，好得象一个人。人们笑称干姊妹，她俩嘻嘻哈哈的，也就认了。过了两年，干姊妹俩也没用人教，都暗暗开了心。兰兰和新任支书向东好，好得了不得，如胶似漆；可是，向东的孩子已经十来岁了。莲莲呢，鬼知道怎么就看中了那个拉二胡的高中生根荣，两人暗暗地好。根荣家成分偏高，小伙子整日价少言寡语，话都在两根弦上说了。再后来，支书让兰兰入了党，又把兰兰送到镇上塑料厂当了合同工。按劳取酬嘛，这

算是给兰兰的报酬吧。莲莲呢？没听支书、干姊妹和父母的劝阻，终于和少娘没老子的根荣结了婚。小俩口苦熬苦受，日子过得真凄惶。镇上人们都笑，兰兰更是撅起屁股笑，逢人便说莲莲做了一件没情由事。兰兰按酬付劳，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转正了，又找了个在公社当团委书记的后生作爱人，成了小镇上人人艳羡的“双职工”。一对干姊妹就这么分手了，干姊妹的情份也险些“干”了……

“不怕。”兰兰定了定心。还是那样，她先开口，我就和她应答，哪怕比她热情点也行；她要是嘟起嘴，别过脸，我堂堂塑料厂干部（以工代干），反倒低品了不成？

“兰兰，又锻炼哩？”淡淡一笑，不卑不亢。

“锻炼甚哩，随便蹿一蹿。”兰兰真比莲莲还热情几分，上前摸摸饭罐，“又给根荣送饭去呀？”

“嗯。”又是淡淡一笑，“我家根荣可苦重哩……”

“不能让根荣再去当民办？明天叫我们那位给大队说说。”兰兰一时忘了她“那位”这阵儿说话不抵事了。

“这几年大队早就让他去教哩，他硬不嘛。”

“别人抢还抢不到哩，”兰兰有点不解，“他咋请还不去？”

“嗨！根荣那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年批林批孔时，怕他把学生教坏，减了回来，他下决心再也不去干那现眼事。七七年冬天公社不让他报考大学，又把他气坏了。到第二年说是不问成分了，人们动员他去考，他咋也不去，说啦：不信这农业社就不是个人在的地方，咱祖祖辈辈不离农业社……嗨！你看根荣他……”莲莲说着侧转身，挪动脚步，“根荣一准饿坏了，我得赶紧送去。你有空来哇！”

“快去送哇，看把你心疼的！”兰兰心上不知哪来那么一股酸劲，猛不防就流露出来了，“有空一定去。”其实也不一定没空，今天她就轮休哩。

兰兰看着莲莲走下路坡，顺着阡陌弯来拐去，直到看不见了，方才转回身，惘然若失地走上回家的路。刚迈了两步，却又迟迟疑疑地停住了。

近来，兰兰这位“好活人”着实犯愁了，肚里好象长起个病疙瘩，憋得慌。新厂长六亲不认，连亲外甥想进厂当个合同工都一口回绝。我要是考不及格，能有好果子吃？厂里正想处理我哩。老书记并不是老得不能干了，是说话没人听了。那个小脚鬼婆子见天跑法庭，告我，还闯进办公室，揪打我，厂里厂外嚷成一疙瘩。人们尽盼我考试打零哩！哼！想瞎你们的猪眼！为人在世没点恒心还行？人家争个馍馍气，不信我连个糠窝窝气也争不了。我兰兰的脑子并不笨，要是有人给辅导辅导，不愁考个好分数！可是让谁辅导呢？爱人是靠捆人打人起家的，连个九九表也背不来。咳，当年真是眼瞎了，咋找下个他？

“根荣——根荣——”随风传来莲莲喊根荣的长声长调。

对，根荣不是个好老师吗？人家原来就学得好，这么多年尽管苦重、受穷，听说一直没拉断学习。就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教？她忽发奇想，鬼使神差般转身顺着莲莲走过的路，弯来拐去，找到了根荣家的责任田里，然后又顺着麦畦，装做挽草，猫倒腰向莲莲站着的地方靠拢。

“根荣——”莲莲四下扫瞭着，拉长声儿叫她的汉子。

“在这哩。”好半天，麦田里才传出根荣的应声，瓮声

瓮气的，“就会瞎吼喊，不用怕丢了魂。”

“饿坏了吧？”莲莲端眄着从麦田里直起腰来的汉子，心疼地说，“今儿我多泡了一点荞麦糝，就老也蒸不完了。”她栽下锄，从根荣的光膀子上捏走个小虫虫，“快吃吧，还给你提了个碗饨。”

根荣接过饭罐，蹲下，揭开酱菜碟碟一看，见糜米酸粥上稳着一碗擦好调起的碗饨丝，白生生、圪飞飞的，心口一热：“你——”“你”字刚出口，却又“嗨”了一声，嗔怪道：“紧说别给我拿这嘛，自家吃了还能卖？又没给娃们吃吧？”

“娃们？”莲莲抿一抿飘到眼上的鬓发，“山背后的日子可长哩，他们有吃的空哩。你苦重，累得上了火可咋呀”说着，紧挨根荣坐下，用她那女性的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根荣汗津津的光膀子。还说莲莲古板哩，你看看！

根荣挑了一大筷碗饨，撬到莲莲嘴边，说：“你吃。”莲莲抿紧嘴，热辣辣的目光盯着根荣。“嗯，你吃嘛。”根荣再一撬，莲莲忍不住咧开嘴，吸溜进去。

听人们说，莲莲天天蒸碗饨，却从来没有给自己擦一个。孩子们呢，她尽量乖哄，把那刮筷筷的沫沫调点蘸汤，糊弄糊弄。柱柱是一年级学生了，尽管香得要命，可想到妈妈卖碗饨挣下钱是要买小平车的，有了小平车就再也不用爹和妈担粪背庄稼了，便把涌上来的口水和碗饨沫沫一齐咽下去，屁股蛋磕着小书包，一扇一扇地上学去了。枝枝小，光知道碗饨香，晓不得担粪背庄稼累，一抹一把哭着，要吃个大的、圆的、囫囵的。这就短不了要挨妈的打。虽说妈妈并舍不得真打，可那也总是打呀。枝枝满肚子气。枝枝连个生人还

不如。妈妈把那大大的、圆圆的、白白的碗饨全给生人们吃了，笑着接过人们递来的小花纸纸。听说那叫票票。票票有甚好？比枝枝还亲？

莲莲咽下那口碗饨，托着根荣的光膀子站起来，掂着锄要去干活，却让根荣给拽住了。她只好不情愿地又紧挨根荣坐下。直等到根荣把碗饨和一罐酸粥全吃下去，拉过褂子来翻着口袋找什么，她才赶忙从小口袋里掏出一个瘪瘪的红烟盒，递到根荣手中。看样子象最近减价出售的“圆宝烟”。根荣点着一支烟，不紧不慢地吸了两口。看得出来，根荣是那种烟瘾不大却爱抽两口的主儿。这莲莲真没出息。人家是管住男人不让抽烟；你看她，见男人忘了带烟，还要给送来。

莲莲正看着根荣抽烟，猛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先头广播员送来，是省农科院来的。你快看是甚事？”

根荣见说，两眼一亮，夺过信去，“刺”一声扯开，抖抖索索地展开了信纸。

“快念，快念！”莲莲就过去，托着根荣的膀子，“是不是那个稿子中了？”

根荣“唰唰”两眼，扫完那几行字，又细细地瞅端了两遍，猛不防扭头亲了莲莲一口，直劲傻笑。

莲莲红着脸，嘟起嘴，微嗔道：“疯了你啦？也不怕人家看见！是不是中了？”

“是哩，是哩！”根荣下意识地朝四外扫了一眼，双手攥住莲莲的膀子，摇晃着说，“在《山西农业》第八期上刊登。几年的辛苦，总算溅起个水花来了！”